

See discussions, stats, and author profiles for this publication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7208849>

A Note on Processability Theory and Developmental Sequenc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rticle · August 2018

CITATIONS

0

READS

131

1 author:



Xiaofei Tang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2 PUBLICATIONS 2 CITATIONS

SEE PROFILE

Some of the authors of this publication are also working on these related projects: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a SPOC embedded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for colleg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urse [View project](#)



Introduction to Society and Culture of Britain and America [View project](#)

语言加工性理论与第二语言习得顺序述评

□ 唐晓菲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 习得顺序是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中心议题之一。基于二语习得顺序研究的背景, 本文着重述评现今国际二语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语言加工性理论。基于母语生成模型与词汇功能语法, 语言加工性理论系统描述、阐释、并预测了二语学习者是如何逐步有序构建及发展其加工处理新的语法规则的能力, 从语言加工的角度来分析习得过程的普遍性阶段, 有利于一线教师及研究者们掌握学习者自身的习得规律, 制定和完善语言教学、教材以及评估体系等相关方面。

[关键词] 第二语言习得; 习得顺序; 中介语发展; 语言加工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167(2018)08-0003-04

语言习得研究着重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 语言是如何习得的? 第二, 语言习得是如何进行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思考来自于研究者对幼儿习得母语过程的观察: 为什么幼儿最终习得的言语知识与最初其所接收的语言输入之间存在差异?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第一语言习得研究领域中对母语学习者习得特定英语语素的顺序的调查。受同时期母语习得研究的影响,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也试图解释: 在二语习得或中介语发展的过程中, 学习者是否依据固定的顺序, 经过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阶段, 而逐步习得第二语言的语法结构? 如果存在二语习得顺序, 其中所涉及的各个阶段是如何呈现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 二语习得顺序研究更加重视对不同语言学习规律的普遍性调查, 并引入如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来进一步完善其理论框架。其中的重要理论发展之一是语言加工性理论 (Processability Theory)。语言加工性理论是由当代著名的心理语言学及二语习得专家 Manfred Pienemann 于1998年提出并于2005年得到进一步发展。该理论以心理语言学为基础, 从语言加工及处理的角度, 科学描述、阐释并假定二语习得中普遍内在的发展顺序。该理论的内在逻辑在于: 无论学习者处于二语习得发展过程中的哪一个阶段, 他们都只能掌握和运用那些能够被当前阶段的语言处理器加工处理的语法规则。因而, 学习者掌握和运用语言加工所需的处理程序的依次顺序决定了二语习得的发展顺序。

1 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

语言加工性理论的框架建立在两个理论基石上: 一是以 Levelt (1989) 与 Kempen & Hoenkamp (1987) 为代表的一系列母语研究领域关于话语形成的系统模型; 二是以 Kaplan & Bresnan (1982) 和 Bresnan (2001) 为代表的语言学语法理论——词汇功能语法。

基于以上两个理论基石, 语言加工性理论对不同类型的第二语言语法规则习得的发展轨迹或顺序进行描述、解释和科学假设。这一系列的理论构建与应用的实现, 主要依赖于其对二语语法规则运用中所需的必要的语言处理程序的递增式发展的阐释。Pienemann (1998)、Pienemann, Di Biase & Kawaguchi (2005) 以及 Bettoni & Di Biase (2015) 等研究著作对语言加工性理论的基本原理作了深入阐述。本文将对其四点基本原理进行概述。

1.1 语法信息的交换

该理论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在于语法信息的交换。语法信息指的是词汇中内置的具有区分性质的特征, 例如人称、数量或性, 以及这些特征所包含的值, 例如第三人称、单数或阳性。而习得一门第二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习得一系列二语处理加工的技能, 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对相应的语法信息交换程序的激活启动, 这一系列的言语处理加工技能实际上与成年的母语者学习母语所需要掌握的技能如出一辙。从语言加工性理论的角度来看, 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 这些语言处理加工的技能也是按照成熟母语者在习得母语过程中启动相应程序的顺序而逐步被二语学习者掌握及发展的。

因此, 遵循 Levelt (1989) 所创建的母语习得中话语形成的模型, Pienemann 在其1998年的著作《语言加工处理与第二语言习得: 语言加工性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第二语言处理程序的启动顺序: (1) 词元获取; (2) 词类程序; (3) 短语程序; (4) 简单句程序; (5) 从句程序——如可适用 (Pienemann, 1998:7; 本文作者译)。

综上所述, 这一系列语言处理程序被激活的顺序也使得相关语法规则的运用过程呈现先后顺序。简言之, 那些不需要在各成分之间进行语法信息交换的语法结构在最初便能被学习者掌握及运用, 随后是那些需要在短语范畴进行语法信息交换的语法结构, 而那些需要在句子或更高范畴进行信息交换的语法结构则必须等到最后才能实现掌握和运用。

1.2 蕴涵层级

语言加工性理论的第二个基本原理是蕴涵层级。如 Pienemann (1998) 所言, 第二语言处理程序的启动顺序在本质上来说是具有蕴涵意义的。具体来说, 只有当之前所有的语言处理技能或程序被学习者完全掌握及运用, 随后的语言处理程序才能得到启动, 相应地, 包含在随后程序中的相关语法结构才能被运用和实现。例如, 如果二语学习者能够应用语言处理程序 a, 那么他们就能够通过使用该程序来制造和使用相应的语法结构 b。接下来, 如果学习者能够通过应用语言处理程序 a+1 来制造相应的语法结构 b+1, 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完全掌握此前的程序 a, 并能运用相应的语法结构 b。就这点而言, 习得二语处理程序及相应语法结构的过程可以是不不断累积的。

1.3 有序渐进的阶段性的

语言加工性理论的第三个基本原理是, 二语习得的

过程是一个由某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有序的渐进式的发展。语言处理程序相继启动的有序性决定了学习者必须经过有序的逐步发展来习得第二语言,即经历一系列不同阶段。对此,语言加工性理论分别阐释了中介语发展中词法和句法是如何有序地逐步发展起来。

二语习得中词法的逐步发展过程是通过“特征合一”来实现的,衡量和细化这一发展过程主要是看在不同句法层次诸如短语或句子中,为了实现特征一致所需要进行的语法信息的交换。而句法的逐步发展过程则主要通过“论元结构”“功能结构”和“直接成分结构”间的相互映射关系得以实现。根据词汇功能语法所述,这三种句法结构层次受各自系统驱使,同时也相互映射,因而,基于两组映射关系——直接成分结构与功能结构,以及论元结构与功能结构,语言加工性理论对二语习得中的句法发展进行衡量和细化。

1.4 语言处理的消耗成本

语言加工性理论的第四个基本原理是,语言处理的过程具备一定的“消耗成本”。在二语习得的有序逐步发展过程中,不同的阶段意味着不同层次的语法信息交换。由于储存在句子成分中的语法信息需要保存在人脑中的短时记忆区一段时间,直至该语法信息能够被其对应的成分提取而得以释放,因而语法信息的交换从认知上来说是具有高昂代价的。然而,人类的短时记忆受制于自身容量而十分有限,倘若所需交换的语法信息越多,其所占用短时记忆的时间就会越长。因而,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就需要投入更多注意力,而这一过程中自然涉及更为高昂的语言处理成本。这一系列的心理学语言限制决定了在二语习得过程中,那些需要更多语言处理“消耗成本”的语法结构更难被习得,因而在整个中介语发展过程中,这些语法结构会比其他所需处理成本较小的语法结构更晚出现,即更晚被学习者掌握。

概括来说,语言加工性理论所提出的中介语发展的蕴涵层级已经得到针对不同类型语言习得的实证研究的广泛证实,其中包括英语(如 Pienemann & Mackey, 1993; Pienemann, 1998),汉语(如 Zhang, 2001, 2005),德语(如 Pienemann, 1998; Jansen, 2008),日语(如 Kawaguchi, 2005),意大利语(如 Di Biase, 2007),阿拉伯语(如 Mansouri, 2005),和瑞典语(如 Hakansson & Norrby, 2010)等。

2 二语习得的发展过程——以英语习得为例

基于语言加工性理论的二语处理程序的普遍性层级,我们可以从语言处理的角度科学解释二语习得中词法和句法的阶段性发展过程。

2.1 词法的发展过程

基于短语内或不同短语间语法信息的交换,语法加工性理论运用二语处理程序的普遍性层级对英语作为二语的词法习得过程进行了描绘,其中不同语法语素有序分布于蕴涵层级中。如下所示,表1展示了语言加工性理论提出的五阶段语言处理层级是如何解释一定范围的英语语法语素逐渐出现于中介语语法系统中。

表1. 语言处理层级: 英语作为二语的词法发展过程

阶段	语言处理程序	词法	示例
5	简单句程序 (S-procedure)	SV agreement(=3sg-s)	She plays football on Mondays.
4	动词短语程序 (VP-procedure)	tense agreement	be + V-ing have + V-ed
			She is watching TV. I have ordered a new book.

3	名词短语程序 (NP-procedure)	NP agreement	I have ten bananas.
2	词类程序 (category procedure)	plural - s (on nouns) possessive pronoun simple past - ed	They' re monkeys. It is your kite. I cooked fish.
1	词元获取 (lemma access)	single words/formulas	Many thanks!

在第一阶段,二语词项无需任何语法信息交换便储存于学习者的短时记忆中,也不涉及任何语言处理程序的激活,因而该阶段的学习者只能造出形态不变的语块或无法分解的语料,例如单一词语(如 here)或公式化表达(如 many thanks)。

到了第二阶段——词类处理程序,学习者能够识别各词项的类别,诸如名词或动词,但仍无法实现短语或句子结构中各词项间的语法信息交换。以英语作为二语习得为例,至少有3种词汇语素在此阶段初现(merge),其一为 plural-s on nouns,即词汇名词性复数标志-s;其二为 simple past-ed,即动词的一般过去时标志-ed;其三为 possessive pronoun,即形容词性所有格限定词。就词类处理程序而言, plural-s on nouns 需要学习者能够识别出词项的名词类别,而 simple past-ed 则要求学习者能识别出词项的动词类别。以学习者习得 plural-s on nouns 的过程为例。学习者需要首先判断所指对象为单一或多个实体(如 monkey 和 monkeys),其次从语义角度区分所指对象为可数或不可数(如 monkeys 和 water)。接下来,学习者需要掌握 -s 这个词尾标志必须和一般可数实体联用,诸如 They are monkeys, 而不能用在一般不可数实体上。

至第三阶段,一旦启动名词短语处理程序,区别性特征便能在名词短语的中心词与其修饰词之间实现存储、交换以及一致。为了确保短语内各词语的特征实现一致,语法信息必须在名词短语中实现交换。因而,诸如名词短语复数标志 -s 类的语素能够初现于这一阶段的中介语语法系统中。以名词短语 ten bananas 为例,“复数”这一特征分别包含在中心名词(复数的所指对象 bananas)与其修饰词(数量词 ten),因而该语法信息需要在这一名词短语的两个词项之间实现特征一致。

第四阶段为动词短语处理程序阶段,即要求语法信息在动词短语内实现交换以达到特征合一。在该阶段的中介语语法系统中,初现的词法结构为以助动词和其实义动词构成的动词短语。为了造出这一词法结构,学习者必须先按照一定范围里时间上的、体的(动词)或情态上的特征来选择合适的助动词(如 be、have、modal),然后在实义动词中实现对应成分的特征一致(如 V-ing、V-en、V)。

接下来是简单句处理程序阶段,这一程序的激活需要语法信息在句子的主语和实义动词间实现交换并达到特征合一。如 she plays football 所示,英语学习者一旦有能力实现主语 SUBJ 的特征 (PERSON=3rd; NUMBER=SINGULAR) 与对应的动词 V 中包含的特征 (TENSE=PRESENT; SUBJ PERSON=3rd; SUBJ NUMBER=SINGULAR) 一致,他们便能掌握和运用相应的词法结构,即一般现在时的第三人称单数标志 -s。

2.2 句法的发展过程

语言加工性理论认为,英语作为二语的句法发展过程包含6个阶段。表2说明了一定范围的英语句法结构是如何呈现在语言处理层级的各个阶段中。

表2. 语言处理层级: 英语为二语的句法发展过程

阶段	语言处理程序	句法	示例
6	从句程序 (S'-procedure)	Cancel inversion	I wonder why he sold that car.
5	简单句程序 (S-procedure)	Do-2nd	What do you do on Sundays?
		Aux-2nd	Why are you laughing?
4	动词短语程序 (VP-procedure)	Yes/No inversion	Can you speak English?
		Copula inversion	Are you here?
3	名词短语程序 (NP-procedure)	ADV-fronting	Later she could read.
		Do-fronting	Do you like meat?
2	词类程序 (category procedure)	Canonical word order SV(O)	I like football.
1	词元获取 (lemma access)	single words/formulas	How are you?

在第一阶段, 二语学习者还未建立针对特定语言体系的处理程序, 因而无法获取任何有关句法的信息。学习者只能造出那些仅需要激活“词元获取”便能生成的单一固定成分, 例如 How are you? 或 No。

在第二阶段, 学习者有能力启动词类程序, 并能开始区分动词性成分及名词性成分, 因而他们能够依据从包含目的语——英语的语言输入中接触到的常规语序来组织生成自己的表达方式。在英语的句法系统中, 常规语序为主谓宾 (SVO) 结构。处于第二阶段的英语学习者有能力将概念结构与语言形式相对应。因此, 从语言加工性理论的角度, 常规语序 SVO, 诸如 I like football, 被认定能初现于中介语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

接下来, 学习者将进入第三阶段, 即名词短语程序阶段。该阶段的学习者能够将非论元成分 (如修饰语) 置于常规语序的句首。因而例如 ADV-fronting 的句法结构开始出现于中介语的语法系统中。该结构的生成需要学习者将修饰语, 即表示时间或地点的状语放在句首, 如例句 Later she could read 所示。同时, 该阶段的学习者也能造出 Do-fronting 这一句法结构, 以 Do you like meat? 一句为例, 即将助动词 do 置于常规语序 SVO (you like meat) 之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结构的生成并不意味着学习者已经掌握运用助动词 do 或实义动词的特征 (如人称、时态、数量等) 并实现特征合一。例如, 该阶段的学习者无法造出如 Does she have lunch? 的一般疑问句, 这是因为他们仅仅将助动词 do 视为置于常规语序句首的一个额外成分 (XP)。

到了第四阶段, 学习者能够启动动词短语程序, 他们仅需将重要的语言功能赋予助动词或系动词以形成问句模式, 便能造出诸如 Yes/No inversion 及 Copula inversion 之类的短语。这也意味着主语与助动词 (或系动词) 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倒装, 如例句 Can you speak English? 以及 Are you here? 所示。

至第五阶段, 学习者开始激活简单句程序, 并能完全区分句子中的主题与主语, 已能将助动词或系动词置于主语之前以形成倒装, 而在学会将重要成分 (如 Wh-特殊疑问词) 放在句首之后, 学习者进而能造出如 Do-2nd 和 AUX-2nd 的句法结构 (参见例句 What do you do on Sundays? 及 Why are you laughing?)。另外, 如上文表中 1 词法发展层级的第五阶段所述, 学习者也已能进行短语之间的语法信息交换以实现特征合一, 能够通过使用助动词 do 的不同形态 (如 does、did) 来造出诸如 What does she do? 或 What did she do? 的特殊疑问句。

当习得并掌握之前所有语言处理能力之后, 学习者便能进入第六阶段并激活从句处理程序。该程序的启动需要学习者有能力实现主句与从句之间语法信息的交换。在前一阶段, 学习者已经学会将中心成分 (如 Wh-

特殊疑问词) 置于句首, 并同时保持句中其余成分仍按照常规语序排列。因此, 处于第六阶段的学习者有能力实现主句中动词与从句中动词的特征一致, 造出例如 I wonder why he sold that car? 之类的间接疑问句。而这种句法现象在二语句法习得发展的蕴涵层级中被称为 cancel inversion (即摒弃英语问句中主谓倒装这一句法规则)。值得一提的是, 从句处理程序在二语习得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必须的。位于第六阶段的句法结构即使是在英语母语者的口语语料中也是极少出现, 而在对二语学习者的口语语料收集中也是很难被发现。

3 结语

本文评介了现今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二语习得顺序研究理论之一——语言加工性理论, 着重描述了二语学习者如何经由一个逐步积累并具备蕴涵性的语言加工处理过程、有序地建立和发展其中介语语法系统。作为二语习得顺序研究的重要发展之一, 语言加工性理论系统阐述了二语学习者处理新的语法规则的能力是如何构建和发展的。基于一系列语言生成模型和“词汇功能语法”, 语言加工性理论描绘、阐释并预测不同类型二语的词法及句法结构的习得发展, 这一点也有利于二语教学的研究者及一线教师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二语学习者习得语法的规律, 从而制定和完善语言教学方式、语言教材以及语言评估体系等相关方面。遵循学习者习得规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所教语法结构不符合学习者习得能力而导致的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学习信心受挫、教学计划实施受阻等负面现象的产生。反之, 违背习得规律而过早教授超出学习者能力范围的语法结构很可能对其整个中介语发展进程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认识和掌握学习者中介语发展规律与阶段特征对我们进一步改进英语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具有较为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Bailay, N., C. Madden & S. D. Krashen. Is there a "natural sequence"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J]. *Language Learning*, 1974(24):235-243.
- [2] Bettoni, C. & B. Di Biase(eds.). *Grammatical Development in Second Languages: Exploring the Boundaries of Processability Theory*[C]. European Second Language Association, 2015.
- [3] Bresnan, J. *Lexical-Functional Syntax*[M]. Blackwell, 2001.
- [4] Brown, R. W. *A First Language: The Early Stage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5] Clahsen, H., J. Meisel & M. Pienemann. *Deutsch als Zweitsprache: der Spracherwerb ausländischer Arbeiter*[M].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3.
- [6] Clahsen, H. The acquisition of German word order: a test case for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L2 development[A]. In R. W. Andersen(ed.). *Second Language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C].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84:219-242.
- [7] Di Biase, B. *A Processability Approach to the Acquisition of Italian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D]. PhD. dissert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7.
- [8] Di Biase, B., S. Kawaguchi & Y. Yamaguchi.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A]. In C. Bettoni & B. Di Biase(eds.). *Grammatical Development in Second Languages: Exploring the Boundaries of Processability Theory*[C]. European Second Language Association, 2015:85-116.
- [9] Dulay, H. & M. K. Burt. Creative constru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A]. In M. Burt & H. Dulay (eds.). *New Direc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each-*

ing, and Bilingual Education[C]. Washington, DC: TESOL, 1975:21-32.

- [10] Dulay, H. & M. K. Burt. Natural sequences in chil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 *Language Learning*, 1974, 24(1):37-53.
- [11] Dulay, H. & M. K. Burt. Should we teach children syntax?[J]. *Language Learning*, 1973(2):245-258.
- [12] Håkansson, G. & C. Norrby.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comparing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Swedish[J]. *Language Learning*, 2010(3):628-650.
- [13] Hulstijn, J.H., R. Ellis & S. Eskildsen. Orders and sequenc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L2 morphosyntax, 40 years 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J]. *Language Learning*, 2015(65): 1-5.
- [14] Jansen, L. Acquisition of German word order in tutored learners: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in a wider theoretical context[J]. *Language Learning*, 2008(1):185-231.
- [15] Kaplan, R. & J. Bresnan. 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 a formal system for grammatical representation[A]. In J. Bresnan (e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C].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2:173-281.
- [16] Kawaguchi, S. Processability theory and Japa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J]. *Acquisition of Japa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2005(8):83-115.
- [17] Kempen, G. & E. Hoenkamp. An incremental procedural grammar for sentence formulation[J]. *Cognitive Science*, 1987 (2):201-258.
- [18] Krashen, S. D., J. Butler, R. Birkbaum & J. Robertson. Two studie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J]. *IT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78(40):73-92.
- [19] Levelt, W. J. M. Speaking: From Intention to Articulation[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 [20] Mansouri, F. Agreement morphology in Arabic as a second language[A]. In M. Pienemann(ed.). *Cross-linguistic Aspects of Processability Theory*[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117-153.
- [21] Meisel, J. M., H. Clahsen & M. Pienemann. On determining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natural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81(2):109-135.
- [22] Pienemann, M.(ed.). *Cross-linguistic Aspects of Processability Theory*[C]. Amsterdam: Benjamins, 2005.
- [23] Pienemann, M. & A. Mackey.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ldren's ESL development and rapid profile[A]. In P. McKay (ed.). *ESL Development: Language and Literacy in Schools*[C].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93:115-259.
- [24] Pienemann, M. *Der Zweitspracherwerb Ausländischer Arbeiterkinder*[M]. Bonn: Bouvier, 1981.
- [25] Pienemann, M.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Processability Theory*[M].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1998.
- [26] Pienemann, M.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immigrant children[A]. In S. W. Felix(ed.).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Issues*[C]. Tübingen: Narr, 1980:41-56.
- [27] Pienemann, M., B. Di Biase & S. Kawaguchi. Extending processability theory[A]. In M. Pienemann(ed.). *Cross-linguistic Aspects of Processability Theory*[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199-251.
- [28] Rosansky, E. J. Methods and morphem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J]. *Language Learning*, 1976, 26(2):409-425.
- [29] Zhang, Y. Processing and formal instruction in the L2 acquisition of five Chinese grammatical morphemes[A]. In M. Pienemann(ed.). *Cross-linguistic Aspects of Processability Theory* [C]. Amsterdam: Benjamins, 2005:155-178.
- [30] Zhang, 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Grammatical Morphemes: A Processability Perspective*[D]. PhD. dissert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1.
- [31] 张燕吟. 准确率标准和初现率标准略谈[J]. 世界汉语教学, 2003(3):52-60.

浅析英语词义的演变

□ 杜凤兰

辽宁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 范予

天津外国语大学

[摘要] 语言像世间万事万物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语言变化中以词汇的变化最快且最明显。词汇变化最主要方面是词义的变化。了解词义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对语言学习和语言运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词汇意义; 演变;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H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167(2018)08-0006-04

世间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语言也是如此。任何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语言也在变化。任何一种语言的语音、语法虽然也有变化, 但相对于词汇变化而言, 其变化相对小, 速度也相对慢。语言变化最大最明显的是词汇的变化, 词汇变化主要有新词的出现和词义的改变。本文主要探究词汇意义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1 词汇意义变化的类型

1.1 词义的扩大

词义的扩大是指词义从特定的意义扩大为普遍意义, 或者从“种”的概念扩大为“类”的概念, 这种演变也称为词义的一般化。例如, lady原义是“女主人”, 现在用以指任何女士; bird原义是雏鸟, 现在泛指鸟; plant原义是新芽, 现在泛指植物; holiday原义是holy day, 具有宗教意义, 现在泛指假期; barn原指装大麦的谷仓, 现在指任何粮仓。词汇意义的扩大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从特指到泛指

以英语的scarf为例, 这个词汇是16世纪进入到英语语言的, 当时用来指牧师法衣上的一部分, 也指军官围在肩部或腰部的绶带; 到19世纪以后, 该词的意义便扩大了, 用以泛指各种围巾、披巾或头巾。又如, 我们所熟知的street原来指用石头铺成的路, 现在泛指各种材料铺设的街道、马路; butcher原指宰羊的人, 现在用来指屠杀各类动物的人, 即屠夫。

(2) 从具体到抽象

词义从具体到抽象的例子也有很多, 比如grasp本义是用手抓住, 指具体的动作, 现在扩大为抽象的抓住, 具有掌握、领会的意思。place原义指具体的广场, 现在不仅泛指一切地方, 而且还从具体的“地方”扩大为抽象的“地位”“处境”等, 如I won't change my place with you. (我可不愿意跟你交换处境)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如business、article、circumstance、regard等很多

作者简介: 杜凤兰, 硕士研究生, 教授。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范予, 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